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詩文集彙編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詩文集彙編

《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 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清代詩文集彙編 五〇三

夢陔堂文說十一篇 黃承吉 撰

序

夢陔堂文說者觀察黃春谷先生之所作也先生以揚雄有童子彫蟲篆刻壯夫不爲之語而後世之輕視文辭者輒祖述雄語以爲口實雄又以史遷行不副文是非謬於聖人而班固亦卽以其語爲遷傳贊又申之以先黃老後六經等說儼然與雄爲一倡一和因作文說正之凡若干篇其中論雄者至多而論固者僅一篇以是書專爲辨雄而作也書作於癸巳成於庚子先梓其十一篇而命文淇序其緣起夫雄固之失先儒亦嘗言之而雄之作奸於前固之效尤於後則前人從無論及夢陔堂文說

序

一

之者先生慨然發憤條舉二家之失皆根據史傳不爲鑿空之談雄謂辭賦壯夫不爲而雄所作諸賦正在壯年雄自序其賦謂多諷諫之辭人皆信以爲實而不知賦作在先序作在後賦作於成帝之時比昭儀於西王母又以崑崙爲西王母所居賦中所用故實皆係崑崙其所以獻媚於昭儀者至矣晚年作序乃自託於諷諫是其巧於作僞也其他雜文及法言太元諸篇皆一條其謬妄而司馬相如東方朔之爲雄所排詆者亦皆辨明其冤廓清之功比於武事矣至於班固誣遷之罪較甚於雄漢書不應爲雄立傳其所以立雄傳者因恃

雄爲輿援以爲誣遷之地他傳皆作史者撰述之辭獨於司馬遷揚雄二傳則全錄二人自序之辭蓋固若實敘二人之事則遷所以任中書令之故與雄仕莽之事皆不得不言故創爲此體且史公報任安書先言陵敗書間卽敘召問之辭後乃言李陵旣生降是聞敗在前問降在後班固於李陵傳顛倒其書中之事以爲陵降之後遷猶推言陵功遷作中書令在武帝旣悔之後固沒而不敘但言尊寵任職夫中書令卽尙書令也爲權要之職固於百官公卿表不獨不著其中書令之官並尙書令之職而亦減滅之又於成帝紀及張安世京房

夢陔堂文說

序

二

賈捐之劉向等傳任意增添以成其含混之計先生披卻導窾迎刃而解可謂洞悉其情狀矣至其所以表章太史公者尤不遺餘力謂史公自序中兩太史公曰前稱其父談後乃自稱故別行另起徧舉孔子世家及老莊申韓仲尼弟子孟子荀卿諸列傳之辭及五帝本紀贊以明其所以尊聖表經而黜黃老者甚至伯夷屈原二傳其篇中橫空論議之辭激昂慷慨一一皆太史公自道外戚世家危言讜論委曲申明莫非原本聖經以爲垂戒章梳句櫛軒豁呈露洵讀史者之一大快事也雄又謂廉麗之賦勸百而風一特設風勸二字以陷司

馬相如乃先誤解詩序序謂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乃所以明正風而非變風白雄以風爲刺惡而後人之讀詩序者不明風刺諫戒等本然之字義以爲屬於衰世闇主之規譏而詩人溫柔敦厚之旨以失先生謂六經莫外於小學小學者卽載道之文字而文字之訓詁莫非本於聲音故凡字義以所從之聲綱爲主而偏旁乃逐物形跡之目又謂字義必視乎隨文所用而字之本義則一核其本字之聲斯義無不明而其字義遞流之故亦卽於字中可見明乎此則知風刺諫戒等字初不主

夢陔堂文說

序

三

于刺惡而詩序上以風化下數句益確然知爲正風而非變風此皆發前人所未發者尤治經者之一大快事也先生嘗謂著書立說原不必好議前人然學術之是非關乎人心之邪正跡雄之所以毀遷者乃惡遷之尊孔孟闢六經於前無以爲己之地故謂子長云五經不如老子之約以見遷之不能闡明聖道其實遷無此語卽遷父談亦無此語雄組織談之語意以成此辭固之所以毀遷者固效遷之體例以爲漢書攘竊其辭又欲沒遷之善以揚己名乃多爲誣陷之語使徒震乎揚班之名而一任其是非混淆邪正倒置學術之患抑亦心

術之患也世之讀是書者苟能細爲尋繹則先生一切嘉惠來學之意與其不得已之苦心其亦可以共見也已因撮舉是書之崖略以諭世之實事求是者道光辛丑孟夏儀徵後學劉文淇譔

夢陔堂文說

序

四

皇清賜同進士出身誥授中憲大夫候選道前廣西興安縣知縣江都黃君墓誌銘

予告大學士晉太子太保授光祿大夫在籍食俸同里阮元撰

君諱承吉字謙牧號春谷黃氏其先歙人自晉新安太守積卒於官葬姚家墩子孫家焉因號黃墩唐御史中丞德之季子璋由黃墩遷黃屯曾孫芮以純孝著唐書孝友傳序父歿北渡潭水廬墓終身故名其地爲潭渡世祀璋爲潭渡始祖是爲潭渡黃氏唐以下代有聞人曾祖克輊祖修溥歙文學父其林國子監生皆以君官

夢陔堂

誌銘

一

累贈通奉大夫君幼讀書聰敏博綜兩漢諸儒論說府教授全椒金棕亭先生退官時僑居相近一見即贈詩曰騏驎在東隣三年不相識又曰領我桑榆人十駕安可及其傾許若此弱冠補江都學生員與同郡焦里堂循李濱石鍾泗江鄭堂藩諸先生友善日以經義相切劇當時有江焦黃李四友之目嘉慶戊午科中式鄉試解元乙丑科會試中式賜同進士出身即用廣西興安縣知縣再署岑溪縣事充戊辰恩科鄉試同考試官君勤於政在岑溪時有乙爲甲傭種山僻地忽告歸久不至而乙妻子則以索乙於甲控繼乃控甲因鬪斃乙

並有風聞時日及埋尸於水塘側處君細鞠多次察甲辭色非殺人者而乙妻子方固爭不已又訪乙家則方治喪事旦暮聞哭泣長子日荷鋤尋掘父尸君不一刑甲不肯濫引左證惟於乙妻子前後所供不符處獨加研詰胥隸嘖嘖非議太守廉知使人規戒之君既確有所見益究得實情乃匿乙於廣東羅定州欲以詐甲財遣役往獲之甲始不寃爲同考官時偶詣他房閱一落卷謂其文義精奧古茂當得冠場及薦主司果置解首揭曉爲汪能肅浙江名宿而寄籍粵西者也然君於公所議事率以才能屈其坐人緣是漸爲同僚所詆上官

夢陔堂

誌銘

二

亦竟以文書過境失落未能遽獲効罷之至道光六年始得捐復加捐道員需次復因齒就衰遂一意發憤著述無出山之志所著夢陔堂詩集數十年總五十卷體物墓畧數事類情尤善於樂府古辭其著述則校證經史鈎稽貫穿每出曠識正古文人之是非嘗以司馬遷爲孟子後尊聖道明六經之第一人而揚雄謂遷行不副文是非繆於聖人班固亦卽以其語爲遷傳贊又於傳中兩太史公牽混其辭於百官公卿表成帝紀張安世京房等傳內抹沒增添之使中書令一官不知何職助雄抑遷以爲己地故漢書本不應爲雄文傳固欲黨

雄特變史例全錄雄自序爲傳遂於仕莽事略不及因並論雄法言中毀東方朔致毀柳下惠爲鄉原仁賊謬指靡麗勸風字貶賦傾毀司馬相如於事後追序甘泉賦自謂風戒其實甘泉賦通篇專以崑崙諛訟獻媚趙昭儀則比之西王母又稱賦爲雕蟲篆刻壯夫不爲至使後生將以文爲詭病其河東校獵長楊逐貧太元諸賦辭意雜亂鄙陋有乖文體太元合天應歷全爲臆說作文說十一篇以辨正之總三十餘萬言蓋謂千古之文人受此誣枉不辨此第一誣枉餘可不必言文不如力扶其文之非則不能實求其文之是此其所以發

夢陔堂

誌銘

三

憤者也約其所論說自楊雄有雕蟲篆刻之說致文爲後世詬病首著其非以明文章關繫至重第一論法言內謂賦爲童子雕蟲篆刻壯夫不爲其壯夫乃指壯年及考雄賦皆是壯年所爲第二論揚雄漢書中不當有傳第三論漢書中揚雄傳是雄自作第四論揚雄甘泉賦賦與序不合第五論甘泉賦通體皆以崑崙諛頌第六論揚雄河東校獵長楊逐貧太元諸賦第七論揚雄設風勸二字貶賦就以誣陷司馬相如乃先誤解詩序兼誤及一切經書第八論揚雄因毀東方朔致毀柳下惠爲鄉原仁賊並論法言中各等辭第九論漢書中多

誣陷司馬遷之語第十論太元自謂合天應歷其實所說皆臆數與天歷不合第十一凡此十一篇三十餘萬言於是千古之誣枉始正人心之是非始正人心之忠奸始正經史之是非孔孟之指歸是非亦皆正然則君之不出山特爲司馬遷雄固定此一案也使君出山復能辦岑溪等案官至督撫終碌碌以歸不及此數十萬言者俾世人皆知尊文重道而相與傳習其說如不解其所說何事置其說於若存若亡可有可無者則其人適自歸於不讀書之人於君何損哉 四庫書內有字詁義府二書爲君族祖黃生撰君出康熙間家藏鈔本

夢陔堂

誌銘

四

刊之又加按語以發明聲音訓詁又著經說若干卷君生於乾隆三十六年十一月十七日卒於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三日得年七十有二君子必慶爲晚年鍾愛屢見於詩獨吉於二十三年十月十六日奉君殯葬於甘泉西山雙墩妻江恭人祔焉恭人 召試內閣中書戶部員外郎漣女以道光十二年卒側室劉氏生必慶以貴爲員外郎例封劉爲宜人女二長適儀徵學生程官序必慶介王生翼鳳以狀來乞爲銘銘曰 黃君之學在於文說雄固枉遷無人能決熟精古書其私始訐誣二千年其冤始雪書莽大夫綱目早閱自餘

史情尙昧曲折惟君說之明明布列既正文章又正臣節鳴鼓而攻盟皆歆血有不與盟人必愚劣我銘佳城文亦不滅

夢陔堂

誌銘

五

作文說十數篇凡百餘萬言語積冗無從剴削剴則不周割則不貫恐無當於是抑必不能去非同人欲觀遂不計合否率刊十一篇就質餘稿因未晰出尙有待焉道光二十一年春三月上巳日黃承吉識

論白揚雄有彫蟲篆刻之說致文爲後世詬病首著此篇以明文章關繫至重第一

論法言內謂賦爲童子彫蟲篆刻壯夫不爲其壯夫乃指壯年及考雄賦皆是壯年所爲第二

論揚雄漢書中不當有傳第三

夢陔堂文說

目錄

一

論揚雄甘泉賦賦與序不合第五

論甘泉賦通體皆以崑崙頌頌第六

論揚雄河東校獵長楊逐貧太元諸賦第七

論揚雄設風勸二字貶賦就以誣陷司馬相如乃

先誤解詩序兼誤及一切諸書第八

論揚雄因毀東方朔致毀柳下惠爲鄉原仁賊並

論法言中各等辭第九

論漢書中多誣陷司馬遷之語第十

論太元自謂合天應歷其實所設皆臆數與天歷

不合第十一



夢陔堂文說

江都黃承吉撰

論自揚雄有彫蟲篆刻之說致文爲後世詬病首

著此篇以明文章關繫至重第一

天下古今聖狂賢不肖之故別於心之邪正而已人心無由而達則必以文辭達之人心達不一達則文辭中又必以衆體達之如易書詩禮春秋卽文辭也惟達不一達故體不一體後世文辭不得不流爲各體雖與經異而皆經之緒餘若流者不可流則源者豈能徒源總之胥爲文辭然文辭者主於達人心之正而非以導人心之邪心正則情事之所至無不可達卽任文辭無不

夢陔堂文說 第一篇

一

可爲不正則雖不爲文辭而亦不正若爲文辭則何不可飾託於正如謂必擬羣經之形跡以著書而後可以爲正而遂可以自別於文辭之外以託於正其餘之作爲文辭者則皆不正安有是理乎豈著書獨非文辭乎是必明乎凡涉筆之一切皆爲文辭而後可以立論夫心內也文辭外也內之不臧於外何咎若內既已臧則於外更何咎况並未辨乎心之臧否甚或文辭亦臧而何反誣之概以文辭爲咎乃從來有無端設論輒以無咎之咎歸於文辭因是而羣相率若爲輕文辭賤文辭而直以文辭爲不可爲爲之卽罹於輕賤其積蔽也已

久而要有所以致蔽之故非探始不足以明是非祛莠不足以辨非今爲先論之曰文者與天地俱生者也易有太極不見其文也而文實孕之是生兩儀則文出矣庖犧畫卦法天地之始卽爲文字之始有天地則有文故曰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易者卽一陰一陽變易錯畫之所由起然則萬事萬物無非天地之文也法天地之文由卦畫而爲文字亦無非天地之文也事物之變無盡極故文字之變亦無盡極文字者附麗於事物而無已焉者也夫惟萬事萬物無不根於天地故天地之所至卽文之所至於是乎有

夢陔堂文說 第一篇

二

德之文有象之文有事之文有禮之文有聲之文有辭之文文不同而其必有文焉則一也必有文而其皆爲天地之文則同也故文辭之文相傳以爲載道之器其言猶後益直天地自然之故本根於道而非徒著其辭以明道之謂也夫文之在德者道之體也其爲象爲事爲禮爲聲爲辭者道之用也道之體用天地之體用也體全而後散爲用用缺一則無以全乎體是以聖人本之以爲經於德亦謂之文於象亦謂之文於事亦謂之文於禮亦謂之文於聲亦謂之文於辭亦謂之文諸經之言文者至不一而其根於天地自然之故則一也文

莫先於德諸經之言文者如曰欽明文思安安曰濬哲
文明曰君子以懿文德曰其德剛健而文明凡此之言
文者乃德之文也由是而著爲象則爲象之文如曰觀
乎天文曰坤爲文曰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謂之文曰
青與赤謂之文凡此之言文者則象之文也由是而著
爲事則爲事之文如曰文命敷於四海曰揆文教曰文
明以止曰矢其文德治此四國凡此之言文者則事之
文也由是而著爲禮則爲禮之文如曰先王之制禮也
有本有文曰制度文章禮之器周還謁襲禮之文曰文
之以禮樂曰節文斯二者凡此之言文者則禮之文也

夢陔堂文說 第一篇

三

由是而形於聲則爲聲之文如曰聲成文謂之音曰文
之以琴瑟曰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曰廣其節奏省
其文采凡此之言文則聲之文也由是而布爲辭則
爲辭之文如曰文言曰其旨遠其辭文曰言身之文也
曰多文以爲富凡此之言文者則辭之文也夫文一而
已矣而所以言文者不一要之皆爲天地之文而已矣
故諸經既言文德而又於象事禮聲辭諸端之散殊者
而一皆以文貫之蓋五者缺一不足以成天地之文即
不足以成天地之德也何也五者雖散殊而皆本於文
德德者體也所謂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

同憂者也象事禮聲辭五者用也乃聖人發天地所藏
之用而爲之者所謂聖人之憂也此五者皆聖人之所
爲而實根乎天地故天地備其體聖人亦備其體言文
德也天地藏其用而聖人必發其用則即此象事禮聲
辭五者缺一不能全其用即缺一不能全其體也夫象
何以亦謂之用象者萬物之形象也孔氏易繫辭正義
謂形雖處於道器兩畔之際然不在道而在器其言至
當故曰天垂象聖人象之則亦聖人之用也故凡諸經
之言文者必屬之德與象與事與禮與聲與辭文非六
者莫傳即文非六者不全也夫惟五者之文一皆本於

夢陔堂文說 第一篇

四

文德故日月合明追琢其章則象焉而即文德也平章
百姓思輯用光則事焉而即文德也釋回增美天地爲
昭則禮焉而即文德也清明廣大式昭德音則聲焉而
即文德也出言有章其風肆好則辭焉而即文德也凡
此五者人也實天地也天地彌綸於五者之內而五者
實交互於文德之中聖人能承天地故既具天地之德
而一切皆以遂天地之文即常人不能承天地然既處
乎天地之德之內則一切亦不得不從天地之文然則
文者乃天地與人爲無窮非聖人存之而常人即可去
之也蓋天地不多生聖人而無一息非文若謂文必待

聖人而後著明則天地息息之文終古將奚屬乎况文自聖人明之則常人終古守之然則即常人之文仍聖人之文也仍天地之文也故象事禮聲辭五者之文實皆本於文德而與天地爲無窮者也今試舍乎辭而言之夫象者萬物之形象也事者天下之事務也禮者人世之禮儀也聲者百類之聲響也此四者制器尙象開物成務修禮達義審聲知音古之人創之後之人因之其固然矣然後人所見之象非即前古之故物也所行之事非即前古之陳務也所習之禮非即前古之舊儀也所聞之聲非即前古之往音也然則古人有象有事

夢陔堂文說 第一篇

五

有禮有聲後人亦有象有事有禮有聲前之人本於文後之人未嘗不本於文也蓋後人即本前人之所本也以道之大原而論則一成不變以時之代易而論則百世可知前之人不能豫爲後人之事功後之人無從泥執古人之形跡於是古自爲古今自爲今其勢不得不然故後世之變易乎象事與禮與聲者雖復與古懸殊然莫不人盡相安絕無故外其身轉相訾毀以爲此四者古則是而今必非古製則當有而今式則不如無者夫四者之以文起義按之經傳正無異於文辭若以古律今豈無差別而顧任其得以變易於古今之天壤而

莫或毀棄者則以其無名可爭無情可掩且身所必被又復無境可逃故亦遂平心視之蓋正以爲時代之當然天地之自然也即或有等妄儒於此四者之中泥古非今謬談經濟在言之者必其利害無涉於己之事在聽之者不過視爲可否無關於世之條斷未有無端創一詖僻之談一人倡之百代和之俛首帖足遂奉爲千古之定論者也此以言象事禮聲四者之文雖變易而實相安於今古也試更合乎辭而言之夫吾以象事禮聲辭五者配屬乎文而以爲皆本於文德似若發前人所未言實則爲諸經所共貫蓋諸經之言文者散殊而

夢陔堂文說 第一篇

六

非一致讀之者隨取各義從來未有要歸嘗見諸經此亦曰文彼亦曰文幾於無端不屬又疑文者可見之跡聲非可見何以成文而始謂之音及反覆求之乃知文者不過經緯二字之謂非經緯不得爲文即凡物必有經緯故易繫辭云物相雜謂之文言交錯也說文云文錯畫也象交文亦言交錯也交錯者一從一橫即經緯也經緯者統乎虛實而言之是以聲不可見而亦謂之文也聲者樂也聲不止於樂故系之聲必待比音而後謂之樂也因而思交錯二字之本義所包至廣未容稍涉偏端於是博取諸經之言文者從而約之乃知德爲

文體而其用必歸於象事禮聲辭五端則德者文之綱五者文之目增一不能缺一不可如是而諸經之言文者備矣何以曰增一不能諸經言文止此六者若增一目則目中更無別可附著之經也何以曰缺一不可諸經言文實有六者若缺一目則經語必有無可附著之目也多一目則目浮於經少一目則經浮於目羣經具在觀者試一一按之即可知象事禮聲辭五者爲文德之用之目始如五行五色五音五事之出於一定所謂天經地義矣然天地間萬事萬物要不越此五端則可知文之徧滿氣機而無所不在也是故文德者乃天地

夢陔堂文說 第一篇

七

之經緯故人之備德者則爲經緯天地之文而五者爲天地經緯所成故凡屬於文者亦無一不爲天地之經緯經緯無一息不在卽五者無一息不在是則與天地無窮之文必有五焉者也然而五者之文又莫大於辭矣何也夫六經之所以載德者辭也易主於象書與春秋主於事禮主於禮詩與樂主於聲而皆非辭不明則辭乃統乎六經然則德者體之全而辭者用之全卽德亦必待辭而後著也此以言諸經之分屬乎象事禮聲而必皆以辭發之者也經莫先於易莫備於易故他經皆主言人事惟易則主言天而與明人事庖犧之畫卦

畫天也天者德之本也畫者辭之本也然庖犧不能自畫而天先畫之河圖洛書天之所畫以授聖人者也天不畫則聖無所師聖不畫則天無所洩是故畫者天與聖合爲之者也天非畫不明卽徒畫而天猶不明於是卦辭爻辭出焉彖辭象辭繫辭文言等辭又出焉而天始明卽萬事萬物亦無不因之以明則辭者卽畫之所出也畫者以天含事物自繫以辭而遂皆以事物合天夫天而何以以事物合之蓋天本無言何待畫辭而後著其所以爲畫爲辭者乃爲與天地無窮之萬事萬物而作也然則聖人之作易爲民非爲天也此易之所以

夢陔堂文說 第一篇

八

前民用也孔子釋乾坤二卦以天地統乎文德而特冠以文言其於繫辭自繫辭焉而明吉凶以下凡言辭之句二十有五聖人所以諄諄於辭之不可已者蓋易之爲書廣大悉備卽象事禮聲四者一一皆列於卦爻象象之中而皆非辭莫著故反覆於辭之道大以詔天下後世而使之曲成而不遺正所謂聖人之情見乎辭也此言易又統乎諸經之象事禮聲而必待辭以明之者也夫易者羣經之綱領也易之辭亦卽衆辭之綱領也庖犧之畫卦文王周孔之制辭皆爲萬事萬物而作聖人以辭傳事物卽不能使事物不傳辭事物無時而終

則辭亦不能有時而止故不必論其他也卽以經言之詩之前無詩也書之前無書也禮之前無禮樂之前無樂春秋之前無春秋也凡此數經者畫卦造書契之時所不及料也乃忽然而有諸經者則以其事物之日增故文辭之無已也說者謂諸經固皆聖人所作其辭與後世不同夫不同誠不同矣然當造字制辭之初爲事物而設非專爲聖人而設也聖人不能豫言後人之事物故聖人遇事物則爲聖人之文辭後世遇事物則卽爲後世之文辭而已其辭者事物也其文者經緯也天地無一息不事物則無一息不辭天地無一息不經緯

夢陔堂文說 第一篇

九

則無一息不事物者卽象事禮聲皆在其中而後世文辭之又必折衷於前聖者則天地之文德與盡人無已焉者也是故諸經之言文者於德象事禮聲辭六者之外既別無所謂文其間統而言之則德爲體而五者爲用若析而論之則辭又爲德象事禮聲五者之大用蓋象事禮聲辭五者文德實貫之而德事象禮聲五者必文辭然後貫之也然則文辭之與天地無窮更有何說以易此言也且夫文辭之爲道至大更有卽其稱名而已可見者試以文之名義論之夫文者物相雜也物非必文字也文者錯畫也畫亦非必文字也庖犧之卦

畫至後人乃宗爲文字之始當畫之時無所謂文字則所畫者物而已矣所謂物相雜也卽倉頡初作書亦不過依類象形而謂之文其時創文而非乳字曰形曰類則亦不過物之而已矣是以書益稷謂觀象於古人正指以前之書畫而其山龍藻火之屬在左傳則以爲九文在周禮則謂之名物是則書畫卽象象卽文而文仍卽物也蓋作書之始與後世之書繪不分不過象形指事而指事仍卽象形故庖犧渾物而圖之倉頡又逐物而象之其時尙不知有後世孳乳之文字安知其有絢麗之文辭而著之其所以謂之文者不過見凡物皆有

夢陔堂文說 第一篇

十

著文而遂以文名乎此物易結繩之簡質創述之新稱在倉頡固未嘗以文之一字專屬之象畫也至於文辭則起於後世原於書畫畫以辭滋辭因畫盛由是文字稱文文辭亦稱文其流若二其源則一要之皆歸於文辭之類而已矣然文之爲義非止於文字文辭也是以德象事禮聲數者皆莫不稱文而諸書之言文者至蹟以其蹟也故凡書中之一切言文者皆必有語焉成之然後知其何屬如內文明而外柔順德也要必有內外柔順之語以成之而後明其文之屬於德也火龍黼黻昭其文象也要必有火龍黼黻之語以成之而後明

其文之屬於象也凡此之例悉可類推良以義既分形則語須各付博稽往籍從未有句中孤稱文之一字前無所依後無所助而直以之專屬於文辭文字者卽後人承倉頡而以書畫爲文而其所謂文者如云文止戈爲武皿蟲爲蠱反正爲乏以及所稱古文籀文之類亦必有止戈皿蟲反正古籀之語以成之而後明其文之屬於書畫也且卽如樂記所謂使其文足論而不息國語所謂大不從象小不從文其義皆主於文辭矣要亦必有其上文詩書雅頌之語以成之而後明其所謂文者之爲文辭也自孔子以前問有孤標一字曰文語無

夢陔堂文說 第一篇

士

依助而偏以之爲文辭文字之定名者乎無有也然則文之爲義實爲德象事禮聲辭六者之所統同其不能爲一端之所獨擅以指而目之也自古然矣羣書具在可一一詳驗而知也惟我孔子統羣聖之傳垂萬世之緒乃始以自有天地以來之文之屬於諸端者而專以屬之文字文辭當贊易之時旣於乾坤二卦別繫以言而謂之曰文然其下猶綴以言字也至論語所記夫子之言則直於詩書典籍篇章辭句孤標其字而稱之爲文曰則以學文曰文莫吾猶人曰文不在茲曰文獻不足以及儒行對哀公之多文以爲富弟子所記之文行

忠信顏子所稱之博我以文皆但舉一文字而絕無一語之旁助無一字之相成顯然卽已爲文章典籍單形子出竟若文之一字別無他屬乃專屬之於文字文辭者此前聖之所無而夫子之所獨揭也夫文之爲詁本虛爲用至雜故於德象事禮聲辭諸端無不可以分屬自夫子揭之則以此字專屬之篇章典籍而雜者忽藉爲一定之主名虛者乃執爲當前之實物迄今天下後世設有舉一文字而詢人爲何名何物者則無不知其爲文字文辭而凡古之一切言文其渾然分屬於德象事禮聲數者之中者轉如旁出之義矣非旁出也蓋夫子

夢陔堂文說 第一篇

士

子以象事禮聲非辭不達卽德亦非辭不明是篇章典籍實統貫乎數者之中而一切之文皆由此著也是以特顯其稱以偏錫乎篇章典籍可見之實物而尊其道以全乎天下萬世不易之主名也此文之稱名千古相沿而不知其發自我孔子者也然則文辭之道豈不大哉而說者曰此聖人之文非後世之文也此其說似是而實非也夫文辭生於文字文字生於卦畫然則文辭已含於卦畫之中也夫子繫易曰觀其變遂成天地之文天地者非獨畫卦時之天地乃萬古之天地也成天地之文則卦畫貫乎天地文辭含於卦畫則天地卽貫

平文辭若謂文辭非卽此文何以天地之文必藉卦畫而彰而卦畫所滋必至文辭而極也是故舍文辭無以全卦畫卽無以全乎天地之文前古之卦畫爲體則後世之文辭爲用天地之文爲體則卦畫含文辭爲用體無盡則用亦無盡未有後世之用不全而能全乎本然之體者未有不全乎體用而能全乎天地者也然則後世之所謂文辭者仍易之所謂天地之文也辭雖視聖人不足而文常與天地有餘此文辭之理之必當與天地爲無窮者也至於聖人由畫卦而文字而文辭爲之非一時而皆聖人聖人之所以層遞爲之者所以明萬

夢陵堂文說

第一篇

三

事萬物卽所以體天也事物必層遞而出故天亦必層遞而明事物者天地之文也天文也所以明之者聖人法天地之文也人文也天之文旣層遞而出不能至三代之時而終卽人之文亦必層遞而生不能至三代之聖人而止蓋不明乎事物聖人何取乎明天不充乎人文天何爲而充事物故聖人以文先天下而非以盡天下也夫子曰文不在茲後人解之莫不謂卽文爲道者夫苟不明其故而但曰卽文爲道則曷不直曰道不在茲而必曰文蓋其所以言文者正以萬事萬物皆繫於文夫萬事萬物卽聖人之道也聖人初未嘗舍事物而

空談性命以爲道也聖人周乎事物故體道而謂之文卽恆人不能體道而循乎事物亦謂之文蓋文者道之所生聖人立乎道中卽常人亦不能出乎道外也故夫子之所以言文在茲而惟恐其喪者正以文之盡人可與而待夫後死者之無窮也非專據夫文以爲必已在也文不離乎事物後世不能但事物而不文事物必盡乎文聖人亦豈能獨據夫文而使後世徒事事物夫後世之文本於聖人而辭不足者也然辭雖不足而文乃益張則窮神極貌以彌耀乎聖人之辭與天地之文者皆後世之人也若非本於天地其文之五色變態從何而

夢陵堂文說

第一篇

四

來若非傳之聖人其辭之終古折衷從何而得夫惟變態故天地之文之未形者必賴之以形惟折衷故聖人之辭之旣往者遂因之不往也然則後世需聖人而聖人亦需後世也此以言文事之必當與聖人爲無窮者也而說者又以爲文辭之道盡於六經或又曰後人非輔翼六經之文不可作此其言似是而其實亦非也夫謂道備於六經可也謂文辭盡於六經不可也蓋道者本根也文辭者枝葉也文之理原含於本根而文之跡必見於枝葉譬之於木則六經爲總幹而後世其繁條條必附幹而生幹必藉條而鬯條非幹不立幹非條不

揚也然六經之所以不盡其條者條有續生之序天地不能早綴其華幹爲特立之標聖人不能過踰其質故必留餘以待於後世也故以六經爲文辭之盡不可也至謂爲文當輔翼六經原爲正論然謂非輔翼之文必不可作則不然也蓋彼之所謂輔翼六經者乃見諸迹象之輔翼也顧予以爲輔翼六經有二義焉其一說竊謂後世之文未有不輔翼六經者何也六經者本於道德發於倫常顯於措施天下之事業自學者知尊周孔後世秉筆爲文之士其大而著於邦國者無非述夫禮樂政刑卽小而繫之鄉閭者亦莫敢自外於孝弟忠信

夢陔堂文說 第一篇

五

夫禮樂政刑孝弟忠信豈非六經之所涵濡發育也是故古今之天下其蘊蓄乎文采而不覺者一天地之文之天下也其被覆於經訓而不知者一聖人六經之天下也後世之文統於六經其源遠六經之文散於後世其流長流非源不生源亦非流不達夫至資之以達則卽皆輔翼也若非後世皆堪輔翼天地何爲而開此文脫令宇宙但有六經天地亦復難全其事故天地之周乎事物而使人心風俗相繫於無窮者正以人競爲文乃以日濟聖言而不輟不啻爲六經繪色而摹聲也此輔翼六經之說之統合乎神明者也其一說則自昔相

傳所謂輔翼六經者也大抵顯持名教謂如佛老之言或世則昌黎之原道大聲而呼胞與之事在人則橫渠之西銘精心以撰故儒者之值乎事物當風俗人心之變乃特爲木鐸金鏡之昭懸以振聵而起聵不啻爲六經刮垢而磨光也此輔翼六經之說之實徵諸迹象者也輔翼之二義如此若所云非輔翼之文不可作者則專指後之一義也夫輔翼六經之文誠可重矣然若謂非此則皆不可作爲此言者其蓋未之思乎夫人適值而著非常之文則必有其當時情事出於不容已者正所謂當前之事物也若必待此文而後作卽以若人而

夢陔堂文說 第一篇

六

論豈其前此皆未習爲文而遽能操觚染翰乎若已習之則前作將棄之何所也且卽以若文而論豈其故爲之而曰吾將以輔翼六經乎若曰非故爲而必值其宜而後爲設不值其宜則卽若文而亦不爲矣則是終身不爲文矣若然則前此之習爲操觚染翰之能者究何爲也是其說窮也此就一人而言之者也且君子立言以教人也必使天下後世人人可率由此言也今謂必輔翼六經之文而後可爲其謂一二人爲此輔翼六經之文乎抑人人爲此輔翼六經之文乎若謂一二人爲之則置天下萬世無窮之人於何地也將使人人但誦

讀六經而別一無事事乎無是理也將使人人盡詮釋六經而日爲箋註訓詁辨證之辭乎亦無是理也夫盈塞乎天地之間者皆文學之人也其何以處人也若謂人人盡爲之則置天下萬世無窮之文於何地也將使人人盡爲說經之文乎不可勝也將使人人盡爲明道之文乎亦不可勝也則必致盈塞乎天地之間者皆依樣之文也其何以處文也是其說又窮也此通乎大槩而言之者也然則其所謂非輔翼六經之文不可作者乃必無之理必無之事其亦不審而漫爲高論也故有謂有宋一代之文止太極圖西銘詩傳序春秋傳序四

夢陔堂文說 第一篇

七

篇者有謂昌黎若止作原道原毀數篇而他文皆不作則誠可爲泰山北斗者此皆偏執矯誣之見足以誤天下後世者也夫自有此文必輔翼六經之說而後來之習爲此論者衆矣要其所以持此論者或則自居於儒學之尊而過以矜莊重已或則自畫於文章之奧而反以弁陋輕人古則猶非而今先不達徒使後之人信其夸大之辭而愈不知文章所以然之故則亦似是而非之弊矣蓋彼但知輔翼之迹象而不知輔翼之神明神明者天地之神明也聖人之神明也天地貫於六經六經貫於後世故曰後世之文未有不輔翼六經者也記

曰流而不息合同而化則神明之輔翼也易曰作易者其有憂患則迹象之輔翼也審是而二者之義昭然矣總之卽道爲文卽文爲道曰一曰二前聖遂以開天爲伍爲參後聖因之贊易道之謂也文之謂也正不必拘文牽義而後以爲道在是也蓋不知文之初義則但以爲辭而紛紛辨道之言出矣究乎辭之本始則雜成於畫而歷歷興文之理明矣故文者根於天地而形於事物啟於聖人而衍於後世也夫固天地無窮之蘊而與天下萬世相爲網緼摩盪者也然則後世之文又豈與天地聖人有間哉夫後世未有舍六經而能爲文者也

夢陔堂文說 第一篇

六

六經者如日月之經天無所不照承其照者則旭室千光澄潭萬影隨吟得象遇物成形故尸子謂聖人以盈尺日圓所燭彌綸六合尸子爲雜家言見王治之無不貫此等乃其精語然則一切之文無非六經之所注而形焉者也設非六經所注則不獨後世之辭義無自而生卽後世之體格亦無憑而得不知從何而有論策賦頌箴銘等一切之名類故文心雕龍謂論說辭序統於易詔策章奏發於書賦頌詞讀本於詩銘誄祝祝總於禮紀傳移檄根於春秋劉氏說主宗經彼以爲百家騰躍終入環內旨哉乎其言也所謂無得而踰也夫既在環內則環於何極承乎